

曾南丰全集

一
函十二册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九

疏 一首 劄子 一首

長洲顧崧齡東巖校

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

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
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
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
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
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
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
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
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
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
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

宗一作宗廟

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

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

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

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

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

一作又

從而

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

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

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爲慮遠則不能不

以夷狄爲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

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

此迹唐虞之志則亦在王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
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一作
本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
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
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
其知所以爲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
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
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爲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
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

磨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
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
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
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
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特久資之以不息則積
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
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
於從心之不踰距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
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
此者孔子之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

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如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如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

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超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

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

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

一作所

謂陛下

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

一作勉

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

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
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
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
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
天下之物外不累一作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
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
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
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
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
不踰距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

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紀綱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譖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

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
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
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改明州
不果上

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資自
在藩邸入承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
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廟仁被公
族德形閨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
食菲衣綈務遵節儉臺卑囿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
左右無私謁未嘗出遊幸未嘗從畋漁其於憂憫元元

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祇慎盡於纖芥晝而訪問
至於日昃夕而省覽至於夜分每羣臣進見接之禮篤
而情通凡四方奉事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于
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其淵謀遠略必中事幾善
訓嘉謨可爲世則者傳聞下土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
度越衆慮非可闕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遠
則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出於衆人之表其
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
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脩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
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

使海內觀聽莫不震動羣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效蓋刻意尚行不差毫髮縉紳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惕勵無懈須臾又非羣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

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職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傳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於甘盤而傳說告之則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敦學半念終始典於學蓋高宗既已學於甘盤矣及傳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於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叙則自十有五而志於學王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

志於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於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傳說所稱當終始常念於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楊子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

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爲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爲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此也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而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懈